

The Biography of Wu Yaozhong

His Painting Works, Friends and Left Wing Spirit

寻画

林丽云 著

台湾现实主义画家

吴耀忠的画作、朋友与左翼精神

“寻画”过程，是一段跨越时空的对话。除了认真寻找吴耀忠的画作，我们想不出能够触碰到吴耀忠孤独灵魂的其他方法。不同阶段的画作、手稿与友人书信，见证了画家吴耀忠跌宕起伏的一生。

The Biography of Wu Yaozhong

His Painting Works, Friends and Left Wing Spirit

吳耀忠畫

林麗云 著

台湾现实主义画家

吴耀忠的画作、朋友与左翼精神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画：吴耀忠的画作、朋友与左翼精神/林丽云著.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 3
ISBN 978-7-5155-0916-7

I. ①寻… II. ①林… III. ①吴耀忠—传记 IV. ①K825. 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311117号

Copyright © 2014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未经合法许可，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寻画：吴耀忠的画作、朋友与左翼精神

作 者	林丽云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2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916-7
定 价	4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序一

古老神秘的“纳斯卡线”

——相隔三十年，吴耀忠的故事在我家展开续集

从1980年到2013年，“吴耀忠”这个名字曾经在我家“隐居”了好长一段时日。可是，他为我所作的一幅素描，虽随着我的迁徙时隐时现，但最终都会出现在我家墙壁重要的位置上，所以他可以算是我家一名不可或缺的成员了。通过他的素描，他赋予我眉宇间的神采，我们当中似乎有一种外人所不能解读的语言，我感觉到他内心的灼热和寂寞。我们曾经走过的那一个时代，像一场舞台剧，我们在同一布景先后出场，灯光或明或灭，闪电与雷交加……后来每当人们看到这张素描，问起我是谁替我画的，我就指着素描右下角一个简单的签名“吴”，说道：“一位姓吴的朋友。”也有些时候，对方若是美术工作者，我就会补充说出他的全名——吴耀忠。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台湾美术史上没有他的名字，他没开过个展，作品更零落四散……没有几个人会听说他的。属于他的那个青春烈焰燃烧的年代早已湮灭，朋友多半老病凋零，有的或已改弦易辙，或起伏沉……我也早把他与那个年代的狂飙人物、景物，如陈映真、黄春明、星夜拉着我陪她四处寻找陈映真的好友——痴心的“连”，以及当年的台北文化地标“明星咖啡屋”、台北风景人物——摆书摊专卖诗集的诗人周梦蝶……一起收集成为一张一张值得记忆的风景画片，我将他们存在心底深处了。

2013年6月一个意想不到的日子，我接到台湾新竹交大与清大联合的“寻画小组”成员陈瑞桦老师的电话，他劈头就嗫嚅地问我：“是不是

有一名叫吴耀忠的人帮你画过素描？”我吃惊地反问他：“你怎会知道？……”于是，相隔三十年之后，吴耀忠的故事在我家展开了续集。我真是又惊又喜，激动得几乎要哭起来。这个我关心的画家吴耀忠，在他过世了那么多年之后，终于有人要为他“寻画”了。2009年任教于（台湾）清华大学的陈瑞桦以及服务于（台湾）交通大学的林丽云、苏淑芬两名研究工作者，在“教育部”提供一年驻校作家专家补助款的基础上成立“吴耀忠寻画小组”，并展开近三年的四处寻找吴耀忠画作的研究调查工作。当“寻画小组”的另一位成员林丽云递给我她的专书《寻画》，还亲自逐篇读给我听（我因目疾已无法阅读）时，我才了解他们做了了不起的工作，而丽云的著作更是写得少见的好，例如，她写吴耀忠的《成为一名画家》一文，说明台湾美术界在日本殖民时代，启蒙了台湾本土画家，承接法国印象派之外，融合日本浮世绘的外光写实技法……她对流派辗转变化有相当精细而深入的追踪和交代，也就是说她对一个现象的记述不止是平面的，而是像一个雕塑家一样，把肌理和纹路一笔一笔地刻画出来，而全书每一篇章都用这样深刻而负责的笔法来完成。她的触角敏锐，又能循不同的轴线，平行而深入采访，使挖掘出来的历史更立体化，而她的文字风格绵密又优美，结合记叙报道和学术探讨两者的优点，是我长久以来很少发现兼具两者长处的综合体。

之前半年（2012年6月）在北京，我们结识了蜜蜂书店经营人张业宏，他的经营理念和行事风格留给我们的印象至深。这时，我们立刻想到要把《寻画》这本书推荐给他出版。当我们在电话中跟丽云提起这件事时，她向我们说，她也曾经在北京接触过一个气味相投的出版人，我们几乎同时喊出“张业宏”这个名字。今年（2013年6月），我们赴北京，顺道将合同带回来给丽云。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同构型使远在天边的人如此容易相遇。

上个世纪的60年代末，台湾白色恐怖风声鹤戾，吴耀忠与台湾作家柏杨虽不同案却先后被捕入狱，同时监禁在台北景美看守所一段时日，成了“狱友”。70年代后半，两人又先后出狱。翌年（1977年），我和柏杨结了婚。1980年的一天，

柏杨带回了三幅吴耀忠为我画的素描。2008年，其中一幅被收藏家索去，我自己留下一幅，另一幅则捐赠给台南大学“柏杨文物馆”——就是陈瑞桦电话中问起的那幅。意外的事还有一桩，认识寻画小组不久，发现陈瑞桦、林丽云夫妇竟然是我们的邻居，我们的住处相距不到十分钟车程。

如今曲未终、人不散，从陈映真——“连”——我——柏杨——吴耀忠——陈瑞桦——林丽云——张业宏，以半个世纪时间的酝酿，跨过台北——台南——新竹——北京，海峡两岸的空间俨然有一条古老的“纳斯卡线”，正在形成一幅神秘的图腾。就像有人从高空鸟瞰南美的安第斯山脉，发现空旷的高原上有类似巨人行过的遗迹，就像永劫之前，那里曾经有过文明繁华的古都，更有人说那是外星人的足印……如今月落星殒，风生水起，生命原是一个谜样的轨迹。

吴耀忠走了，虽然自始至终我从来没有亲自见过他——那并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他的画留下来了。我们面对这幅古老而神秘的“纳斯卡”图腾，我禁不住自问：“我们的内心将涌动出什么样的启示？”

张香华

序二

梦魇里的理想、幻灭与坚持

不知道为什么，要替林丽云的《寻画——吴耀忠的画作、朋友与左翼精神》写序时，马克思写在1852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书里，被后世不断引用的一段话就自动地跳了出来——

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脑子。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的一幕。

对这段名言我没有更新的理解，但是再次阅读中，感受到1848年，法国大革命的三年后，就能针对拿破仑正在进行的军事政变提出历史性的分析，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放到第三世界的历史空间里，我们自身的历史感与马克思写下的经验相互重叠中又有分殊。我自己所熟识的前辈们，很少以回看的方式整理过去面对未来，凭空创造历史的意味很强，虽然所有人都在理智上清楚地知道，当下不是孤立的，走到今天有它的

历史纵深与轨迹可寻，但是立即进入战斗状况的迫切性，使得大家都抛开过去，于是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我们长期惯于卷入对于现实的响应，与过去历史进行联系的工作都暂时丢在一旁，似乎只能等待以后处理了。这或许是历经“革命想象”的人们一致的宿命吧。也正是因为这样，历史感流失的速度快得惊人，再加上过往对异议分子总是充满了不堪，除非有强大的意志力，否则能闪就闪，总是将寄望摆在未来里。于是马克思所说的已经死去的前辈们建立起来的传统，不再像梦魇那样纠缠着后生的我们，从过去中解脱出来，我们凭借着自以为是的、真空的理论思考，因而与历史绝缘，剩下的都是看似新鲜而又单薄的当下。

但是能够感受到当下的单薄，开始要与过去建立起些许的关系，似乎都得等到历史已经翻了一页，我们不仅终于有条件去面对过去，而且得开始与过往建立起联系才能照亮未来，否则路走不下去了。

我是以这样的心情来理解林丽云写作的动力。

这些年来，我所属团体“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的同仁们开始反省到，二十年来缺乏历史感的投入当下的各种“运动”，好处在于现实感很强，但是一直被情势拉着走，没法建立起有主体性的知识方式。于是，我们开始慢慢追问自己是从哪儿来的，像追问“台社”这样团体的形成，当初到底是哪些前一代人所代表的力量交错的结果？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了几次内部讨论，也请来一些海外参与不同团体的朋友们回首当年，逐渐地有了些轮廓，才能惊觉到原来我们的路其实是前人走出来的，猜想其他历史更久的团体或许也在做类似的工作。在官方书写百年历史的洪流中，期待民间对战后左翼思想状况进行访谈、口述等历史性的整理工作，该是很卑微的呼唤。这些年来“台社”同仁集中地对陈映真进行研究，无非是想要以他为线索，开启当代左翼历史的讨论，保住这块不该被再度泯灭的历史。我们发现，顺着时序走，从陈映真那儿确实可以拉出不同的线索，其中包括松散的读书会到后来的大小团体，乃至无数的“单线联系”，所以“陈映真”早已不是个人，作为某种异端思想的组织工作者，他身上承载着各种各样复杂纠缠的关系网络。

吴耀忠于是很自然地就进入了我们的眼帘，有点像是陈映真少年失去的孪生小哥，那样亲密的位置很早由这个神童画家补上了。而无缘与他相识的我们，只能在他零散的画作与几乎是上世纪 70 年代那篇唯一的访问中神交，惊艳台湾居然有这样思想深度的异类画家，但跟其他几位熟识的左翼前辈一样，他们的抑郁而终似乎都不是偶然，想要进一步理解吴耀忠这谜样人物的主体精神状态，却不得其门而入。

2009 年 5 月起，林丽云进驻（台湾）交大亚太 / 文化研究室担任驻校作家，提的写作计划是以报告文学的形式追踪吴耀忠的过去。坦白说，因为相关信息不足，当时很难判断可以做出来什么，同仁们都只能抱着乐观其成、姑且一试的心情，支持丽云的尝试。有趣的是，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是以团队的方式进行。林丽云、苏淑芬、陈瑞桦，上世纪 90 年代是（台湾）清大社人所前后期的同学，十余年后因缘际会又在新竹聚在一起。除了旧识中存在互信与默契，他们三人在个性、能力上互补，丽云虽然瘦小精悍，但是热力十足，一方面有艺术家狂傲不羁的气质，同时又有着革命领导人的主导性，所以扮演着动力火车头的角色；瑞桦沉稳收敛，在经常踩刹车的同时，抓紧方向、稳定军心；淑芬发挥了她协调的长才，巨细靡遗地把所有事情落实了。我从旁观察的理解是，几乎所有的访谈，他们三人都在场。最后，丽云以她文艺青年时期的熏陶，尔后记者与媒体的经验，加上她的人类学训练，在团队一年内大致完成了访谈的工作后，在第二年逐步完成了本书的书写。过程当中，其他两人充分做好了对话、把关的工作。最后“寻画”的整体行动计划里出现了三个支架：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林丽云的报告文学，除此之外，读者会看到他们三人共同编辑的《寻画——现实主义画家吴耀忠》书画册中亲朋好友们对他与时代的追忆，也会看到陆续在台湾各地展出的画展与座谈。因此，本书虽说可以单独来看，但想深入以吴耀忠及其画作为媒介的那个时代的读者，可以对这个三位一体的构成进行参照性阅读。

我个人认为，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三人组的团队工作，让我个人学习到在团

体中截长补短的爆破力与相互支撑的连带归属感，但又不压抑反能充分发扬个人特质的动力关系，其中充满了酸甜苦辣，不该过度美化，但对他们而言或将是长久珍惜缘分，却也是我们想做事的人该发掘的工作方式。我偷偷地认为，其实圈子里很多能成事，或多或少都是参与的人能够在充分认知差异的前提下前进，落单的个体没法做事，小团体的力量却是不容忽视的，在革命组织陨落的时代，这或许是未来合作更为清晰的基本逻辑。

丽云写作的过程中，我零星地读到正在成形的篇章，这次更为集中的阅读，把分散的光点凝聚到一起，浮现的是一个多面向立体的吴耀忠。他让我们学的是，那一代人青春的理想，虽然受到政治力量的重击，压迫着他们的精神与肉体，让他们认识到在理想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无法跨越的鸿沟，因而产生今生不可即的幻灭感，但是他们依然终其一生没有背叛与放弃对世间、对劳苦大众的关爱，最后就算被迫撤守到他们可以操作的范围内，也还是继续固守原来的信念。就算朋友们在他身上都看到了那种无奈的颓废，但是最终又得重新认识到世俗赋予颓废意涵的肤浅，吴耀忠真实的颓废里依然是饱满的坚持。在他那里，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前辈的典型，他的画触动了许多路过的青年，他不多言而散发出深沉的魅力牵引着身边的男男女女；他在一边不经意地通过送画，没有压力的鼓励着刚出道的年轻人，是在这样点点滴滴细琐而又真情的小事中，提供给身边朋友们多少的温暖与前进的能量。我以为，吴耀忠树立的生存方式，是让我们学习到人们之间要如何互给空间，要如何不吝于轻轻地赞许与默默地扶持，但是又敢于真实地活出自己无法抗拒的懦弱，敢于不恋栈地先走一步。吴耀忠 1987 年离开人世，但是“寻画”计划却发现到他从来没有离开，还深刻地活在家人、朋友、同志们的心中。

我以为吴耀忠既特殊又具代表性，在台湾的语境里，他的同代人、与他擦身而过的晚辈里，有不少的文化人、运动分子与思想者，其实都分享着他存在的轨迹：从理想到幻灭，却依然坚持走自己的路，是历史的命定也好，是自身无法抗拒的选择也好，这个精神传承却真实地活在我们的天空里，如影随形。上网地说，这或许

是第三世界左翼分子共同走过的精神道路，在林丽云刻画的吴耀忠身上，难道看不到与韩国作家黄皙暎《悠悠家园》（印刻，2002）中吴贤宇、韩允姬重叠的身影？如何记录、梳理、讨论、比对、承继这些第三世界的精神资产，是我们这代人难以回避的任务。

感谢林丽云与寻画小组成员苏淑芬及陈瑞桦，他们的努力与坚持，不但提供了新的工作模式，启发了我们对未来推进战后左翼历史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还有机会在梦魇中与前辈们相遇。丽云说得好，寻找吴耀忠就是在寻找我们自身失去的动力，请回吴耀忠及其朋友们的幽灵是让我们跟过去连上线，在无路可走的当下，通过他们走过的幻灭与坚持的剧目，看清自己的处境，准备继续上场演出历史的新剧。

是以为序。

陈光兴

2012年元月10日于宝山

（本文作者为台湾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教授）

序三

关于“寻画”

吴耀忠是台湾战后现实主义绘画的代表人物。他生于台北三峡，师承写实主义大家李梅树，作品多次于台阳展及省展获奖。由于深受李梅树赏识，吴于师大毕业后受聘于“国立艺专”美术科担任助教。此外，吴耀忠就读初中时即与陈映真结为莫逆之交，两人自大学起共同研读社会主义著作，而后于1968年因“民主台湾联盟”案判刑十年，至1975年减刑出狱，其间共系入狱七年。

入狱前，吴耀忠便已为《文学季刊》画插画，出狱后正值现实主义文学蓬勃发展，吴进一步将自己在绘画上的写实功力与社会主义的艺术观结合起来，为《台湾文艺》、《仙人掌》、《大地生活》等杂志社以及“远景”、“远行”、“四季”等出版社画了许多封面，乡土文学论战前后多部文学作品的书封画作，如《将军族》、《第一件差事》、《金水婶》、《我爱博士》、《钟理和全集》等，都是出自吴耀忠的手笔。

1978—1981年间，吴耀忠受聘担任春之艺廊经理，与《雄狮美术》杂志发行人李贤文合作，策划了洪瑞麟、陈澄波、陈夏雨等一系列展览，办理新人奖选拔，并在艺廊负责人陈逢椿的支持下举办艺文讲座，带动了当时台湾的艺术讨论风潮。1981年春之艺廊改组后，吴耀忠去职，继续为远景出版社及当时蓬勃发展的各种党外杂志画书刊封面。吴耀忠的创作历程，呈现了台湾写实主义绘画向现实主义发展，以及美术与文学性公共领域结合，进而开展为政治公共领域的发展轨迹。

吴耀忠的生命底蕴是一位具有理想性格及人道关怀的艺术家，理想性格及人道关怀引领他接触了左翼思想，也因此让他被关入牢狱，让飞扬的艺术生命为之挫伤，从此晕染上以酒调出的悲剧色彩。1987年1月6日，吴耀忠因酗酒肝硬化病逝于台北市和平医院，留下了许多的遗憾与怀念。

以入狱及出狱为分隔点，吴耀忠画作可分为写实主义时期及现实主义时期，前期是他师从李梅树学习到师大美术系就读这段期间的画作，主要表现为功底扎实的人物及风景画；后期则经常以劳动及庶民生活为题材，表现出浓厚的社会主义思想。

由于抱持社会主义的艺文观，吴耀忠不将画作视为商品，因此生前其作品并未出现在艺术市场。吴的前期画作除了致赠好友，以及由母校台湾师范大学收藏，其余均存放家中。吴耀忠去世后，一批画作因失窃而流入艺术市场，其中部分被画家李健仪发现后通知吴耀忠亲友出资购回；另一批画作则由大妹吴明珠及妹婿林克斌保存照顾，之后再由弟媳林素琼委托李健仪修复。2003年1月6日，李健仪将画作送还，接着在好友蒋勋、陈映真等人的奔走下，展开了将吴耀忠画作捐赠给公立美术馆收藏的接洽过程。几经周折，吴耀忠家属于2005年决定将吴所遗留的油画及油彩，连同其他素描、水彩、蛋壳画等八十四件作品一并捐赠给台湾美术馆。2009年7月至9月，台湾美术馆策划举办了两档“人与历史的关怀——吴耀忠作品捐赠展”。然而，台湾美术馆收藏的这批作品绝大部分是吴耀忠的早期创作，算是为吴耀忠前期许多画作找到了归宿。但另一方面，吴耀忠出狱后所画的许多文学出版品及“党外”杂志的书封画作，或由出版社、刊物发行人及主编等收藏，或是在刊物出版后赠送朋友，因此散存各处。

2009年5月，林丽云受聘于（台湾）交通大学亚太/文化研究室担任驻校作家一年，以“寻画——由画家吴耀忠出发的左翼拼图”为主题，与（台湾）交通大学亚太/文化研究室苏淑芬及（台湾）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陈瑞桦组成研究团队，进行报告文学的调查写作，在访问过程中，陆续找到吴耀忠画作一百三十余幅。

研究小组决定征询收藏吴耀忠画作的的朋友们同意，将散落各处的作品集合起来举办展览，并邀请持画者写下自己收存吴耀忠画作的故事。这些文章连同画作将一起编印为书画册，以便为吴耀忠与台湾美术及台湾社会的关系留下一份记录。在众多朋友的成全、协助及支持下，这两本报告文学及书画册终于得以出版。这本书，便是“寻画”的报告文学成果。

陈瑞桦

（本文作者为台湾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助理教授）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为何寻画	001
第二章	三莺大桥的两端	011
第三章	成为一名画家	023
第四章	真理在海的那一边	035
第五章	深夜与天明之间	045
第六章	黑暗中寻找星星	055
第七章	远行	071
第八章	在狱中	083
第九章	蒙尘的明珠	095
第十章	为你看最后夕阳之美	109
第十一章	自画像与向日葵	119
第十二章	青春的火焰	141
第十三章	革命与颓废	151
第十四章	安息吧，亲爱的朋友	161

第一章 为何寻画

乘着西行的列车，
我沉沉地掉进梦乡里啦，
我梦了个梦，
使我难过极了，
我梦见了自己，和早先的几个朋友……

——鲍勃·迪伦《梦》，摘自李双泽《再见上国》

我只见过吴耀忠一次。

1982年夏，我大学毕业，好友钟乔从《关怀》杂志转进《大地生活》杂志担任主编，加上当时介绍我到《自由日报》工作的好友陈素香还持续为《大地生活》杂志写稿，所以有时我会跟着陈素香到杂志社走走。在已经非常非常模糊的印象里，那是杂志刚出刊的某日午后，编辑室里有人聊起了吴耀忠，大约说他闷在三峡老家，一早起来就喝酒，拿到什么就喝什么，床底下满满都是大大小小的空酒瓶。我特别记得，当时说话者以一种略带气愤和忧心的口气继续说，他再这样喝下去，迟早会出事。接着就听到杂志社发行人兼工作人员徐璐说，那要不要把他找出来玩玩、透透气呢？徐璐的建议很快获得大家的唱和，于是，没多久我就看到了吴耀忠，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但也是最后一次。



第一件差事

陳映真



本页图：吴耀忠画作书封

事后回想，我之所以牢记这段情节，应该是那时我已经知道吴耀忠这个人，而且对他为陈映真小说《将军族》和《第一件差事》所画的书封作品留有深刻印象所致。对于当时有机会认识吴耀忠这件事，想来我是有着粉丝般的心情罢！否则不会几十年后还留下那么鲜明的印象，甚至连他说过的少数几句话也都深印脑海。

记忆中的场景是从一家地下舞厅开始，上世纪80年代初期，台北的年轻人流行到地下舞厅取乐，就像今天的年轻人到KTV一样。地下舞厅的舞池通常在场子中间，座位要么环绕着舞池，要么集中在某一边，那晚我们去的地下舞厅属于后者。至今我仍清楚记得，吴耀忠边喝酒边笑着说：“青春真好。”坐在他旁边的我，一时间无法会意，只好随着他的视线往前看，舞池中的男男女女，在轰轰巨响的音乐声中，快速且随意的舞动着肢体，他们的剪影映照在身后闪烁着五光十色的墙面上。

青春真好？那年吴耀忠四十五岁，刚离开春之艺廊，自弃似的酗酒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而我二十五岁不到，初初接触左翼思想和党外运动，诸多的疑惑和惊奇盘绕心中。理想主义的浪漫让我怦然心动，只是否定、批判既有对社会、国家的认知，也让我感到无比的惶恐与不安，但无论如何，我对吴耀忠的印象是美好的。他